



青年原创书系

# 独家新闻

万茵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独家新闻

万茵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章	世事难料	(1)
第二章	无处可逃	(18)
第三章	如鱼得水	(37)
第四章	巴黎春天	(50)
第五章	忙里偷闲	(61)
第六章	西庐宏论	(75)
第七章	青春冲动	(91)
第八章	心情不错	(109)
第九章	情场失意	(125)
第十章	新城巧遇	(139)
第十一章	销魂时刻	(150)
第十二章	时政记者	(167)
第十三章	围 城	(179)
第十四章	两个亡灵	(198)
第十五章	《春节序曲》	(216)
第十六章	冲动的惩罚	(231)
第十七章	鸵鸟城开张	(250)
第十八章	沉重的高帽子	(266)
第十九章	说句心里话	(281)
第二十章	惺惺相惜	(297)
第二十一章	晴天霹雳	(312)
第二十二章	梦醒时分	(326)
	尾 声	(344)

## 第一章 世事难料

一家玻璃店开张，怎么就成了众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呢？

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1995年初夏。春江省省会洪州市。

这天一大早，春江电视台新闻部记者英峻就第一个坐到了办公桌前，一下子却慌得找不到事做。

一听见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就会热切地抬头张望。时不时地，他还会下意识地做一个深呼吸，他希望能闻到新报纸散发出来的油墨芬芳。他今天要等的人就是送报纸的于师傅。于师傅送来的《春江日报·星期刊》将会发表英峻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心怀虔诚，发自肺腑地歌颂了《东方时空》和主持人白岩松。

上个星期，白岩松和《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摄制组来春江省采访，新闻部的易主任率领英峻他们把白岩松先给“采”了。人家白岩松对着春江台的摄像机足足侃了一个小时，可是，《春江新闻联播》最后才播了3分钟。英峻倒是不想糟践这些多余的素材，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一篇人物通讯送到了《春江日报》。

许多事业有成的年轻人，他们成功的起点都是从崇拜偶像开始

的。英峻的偶像就是白岩松，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像白老师那样前程似锦的“名记”。当然，戴着眼镜的英峻可没有白老师那样的运气在电视上出头露脸，虽然他长得酷似白岩松，但要成为“名记”，他只能多拍新闻，而且最好是独家的爆炸性新闻。

“一大早就发呆呀？英峻，还不去拿摄像机，准备出发。”英峻没有等来于师傅，而是等来了他的搭档，邵年。

“去哪儿采访？”

“你自己不会看黑板呀？”邵年得意地叫英峻看身后的采访安排表，上面写着“洪州市上海路商业街改造完工（邵、英）”。

英峻问，商业街改造完工是不是有个仪式啊？是不是有省市领导会去啊？如果有领导参加，那可是时政组的活儿呀。邵年听了，不耐烦地说了一句，问那么多干吗？

顺便说一句，英峻他们在社会新闻组，只能拍社会新闻，要是去拍时政新闻，那就是犯规，时政组的人是会跑到领导那里去告状的。

邵年提上摄像机出了门，英峻赶紧拿着话筒跟了出去。他们俩到广播电视台中心大门口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洪州市的商业街——上海路。

在走出单位大院儿的路上，他们遇上了新闻部的采访车正往单位赶。司机冲他们按了一下喇叭就“嗖”的一声过去了。

“为什么不叫部里的采访车去啊？弄得我们还得自己打车。”英峻边走边问。

“人家那边只叫我们去两个人。”

“那今天到底是什么活动啊？”英峻还想刨根问底。邵年沉默着，就是不说。反正，限制人数的“业务”都有“油水”。当然，有“油水”的地方也最容易滑倒，就看到底谁滑倒了。

上了出租车，好事的司机知道了目的地就问他们：上海路出什么新闻啦？邵年根本就不搭理人家。英峻更纳闷儿了：难道采访一个“商业街改造”用得着这样神神秘秘吗？

英峻和邵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两人自少年时起就被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他们却从来算不上莫逆之交。

英峻读高三时，邵年在同一所中学读“高四”——高考补习班。两人虽然不同班，但是由于他们的名字凑起来就是“英俊少年”，大家传开来传去，他们也就成了“知名人士”，互相认识了。不过，后来就因为一个巧遇，英峻觉得自己的名字和邵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简直是一个奇耻大辱。

有一回周末提前放学，英峻跑到学校附近的洪州市图书馆复习功课。在图书馆的阅览大厅，他看见了邵年。邵年右腿上竟然还坐着一个女孩儿，两人正眉来眼去、相亲相爱地在合看着一本《中国历史》。周围的读者对他们侧目而视，他们却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英峻在心里抨击道：他们这样搂搂抱抱地面对《中国历史》，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会感到脸红吗？两人读书的亲热劲儿倒有几分神似《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桃树下打情骂俏，促膝共读，可人家读的不是《中国历史》，而是《西厢记》！如果那本历史课本里的秦始皇看见他们这副德行，定然会暴跳如雷，拍“案”（棺材案的案）而起，说不定会爬起来再来一次“焚书坑儒”。面对《中国历史》，不要说本该心怀敬畏之心了，就凭着少男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如此这般卿卿我我，似水如鱼，他们肯定都没有好下场！商女不知亡国恨，少女不知高考难，这等轻浮浪荡之辈，怎么可能金榜题名呢？！是可忍，孰不可忍？英峻愤愤然收起书本拂袖而去。

可是，高考后，当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春江大学新闻系报到时，他却和同样前来报到的邵年邂逅相遇了：难道怀抱着小姑娘看书的邵年，竟会和我这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殊途同归？！这大大挫伤了英峻金榜题名的成就感。后来，他从邵年嘴里还得到了一个更气人的消息，那个坐在他腿上看书的女孩儿竟然也没有名落孙山，而是上了春江师范大学艺术系。

大学里，邵年从大三开始就利用寒暑假在电视台实习了，同学们在家从电视上看到“实习生邵年”的名字都艳羡不已。那时的邵年，总是穿着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在校园里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大家觉得他仿佛生是电视台的人，死也是电视台的鬼。汉朝中山靖王刘胜寿终正寝时穿的是金缕玉衣，他邵年有朝一日驾鹤西去时穿的一定是摄影背心儿。毕业分配，邵年真的就进了春江省电视台，而英峻却去春江师范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一年之后，电视台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他这才通过招聘考试杀进了魂牵梦萦的春江电视台。

上世纪 90 年代，许多电视台在播送电视新闻时，都会在每条新闻的最后播报记者的名字，于是春江省的电视观众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播报：“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两人都觉得这样很凑趣，很容易被观众记住，他们的合作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固定下来了。

“英峻邵年”——“英俊少年”，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一语双关，别有意境，英峻时常感叹这样的巧合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不可思议。其实，生活原本就有许多生动的机缘与巧合，即便是小说家也编不过生活呢。

出租车载着“英俊少年”在洪州市最著名的商业街——上海路的一家店铺前停了下来。进门时，英峻抬头看了一眼，这家店叫做“水晶

鞋玻璃工艺品店”。

“水晶鞋”里横七竖八地坐着各路媒体的记者，他们如闲云野鹤一般，正坐着闲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传销走俏、广告招标、王海打假、注水猪肉、下岗再就业、上网赶时髦、街上流行露脐装、洪州涌起染发潮……

“来来来，两位‘名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本店的老板，王轮，是我二十年前的老邻居。”洪州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徐援朝招呼着英峻、邵年和主人见面，他的角色此时就像是玻璃店的公关部经理。显然，这些记者都是他招来的。

“小店不大，可七七八八算起来，投资也四五十万哪，仰仗各位的宣传，整点儿动静出来，也就是混口饭吃。”玻璃器皿店老板五十上下，说话是赵本山的东北口音。

“这是王老板的一点意思。”徐援朝给他们分别递过来一个信封，信封薄薄的，按惯例，里面应该装着 200 块钱——这在行内被称为“红包”。邵年对王老板说了声“谢谢”，就大大方方地把装着钱的信封折叠了一下，塞进了屁股兜儿里。那信封在邵年的屁股兜儿里还调皮地露出了一个小角儿。而英峻是在假装从包里拿采访本时，顺势才把信封放了进去。

“大家安静，我说一下采访的内容，”徐援朝像在单位开编前会一样招呼大家听他布置任务，“王老板现在弄了这么一个玻璃工艺品店，面积 50 多平方米，品种有上千种，你看这个烟灰缸、水晶鞋，还有水晶玻璃的苹果、菠萝、小汽车，很漂亮，工艺难度都很大……素材就是这些，反正各位都是高手，找一个好角度宣传宣传，把这家店的店名、方位带出去就行，是吧，王老板。”徐援朝说完，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王老板。

王老板接过话茬儿说：“各位搞宣传都是行家，我们做生意讲究个美名远扬啊，这美名远扬，可离不开各位啊。”

“王老板，实事求是地讲，要让我们《春江日报》这样的大报宣传你们这么一个小小的玻璃店，我看是挺困难的。一个玻璃店开业，事儿小了点儿，你看，你不是残疾人，不是下岗职工，也不是退伍军人，这新闻由头真不好找！”是啊，找个什么理由才能把新闻扯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玻璃店上呢？讲真话的记者是陈伟文，他可不是一般的记者，他是《春江日报》采访部的副主任，论级别是副处级，论职称还是高级记者呢。在报社，他们天天讲实事求是，现在看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陈伟文点了一支烟，接着说：“按老徐的吩咐，我在报社跟领导打招呼说，我去采访上海路商业街改造完工后的情况，现在要弄出这么一个玻璃店，跟这个改造怎么挂得上啊？我这不是明摆着欺骗组织吗？”

陈伟文开了个头，在座的记者也不再顾及王老板的面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全国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像这样的玻璃店开张，难道都算新闻吗？你徐援朝张罗这样的事情也太缺乏职业精神了！这样的事情要上报纸，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天花上二三百块钱在《春江日报》的中缝上买一块麻将牌大小的版面，登广告呗。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开张妄图要上省报、省台，真是异想天开！

“难是有点难，大家再想想，扭扭角度，英峻、邵年，你们俩是智多星，动动脑筋。”徐援朝破题乏术，一脸无奈。一屋子记者也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任凭怎样搜肠刮肚也无计可施，结果是一人揣着一个红包，只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英峻觉得有些闷，起身说：“我到街上转转去。”

徐援朝笑着说：“对对对，你去外面找找感觉。”

七月的洪州，骄阳似火。上海路刚刚改造成了步行街，不仅新铺了石板地面，而且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也全都装饰一新。英峻对这些店铺的名字发生了兴趣，什么帝王之都、圣大保罗、凯撒大帝、圣得利、罗马皇宫、又一春药店，甚至还有一家咖啡店干脆就在招牌上写了一个硕大的“黑”字，成了这条街上闻名遐迩的“黑店”。凭着天生的新闻敏感，英峻觉得这不是崇洋媚外、哗众取宠吗？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可做。

英峻仰头张望着店名招牌时，和一个同样走路心不在焉的女孩儿差点儿撞了一个满怀——那女孩儿穿着白色无袖连衣裙，正被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漂亮时装所吸引——就在两人即将相撞的一刹那间，英峻侧身让过了女孩儿，她的裙摆从他身边轻盈地划过。女孩儿回头一望，唇红齿白，笑面如花，这使英峻想起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名句。

容色艳丽、满路遗香的女孩儿走远了，英峻望着她的背影怅然若失：我为什么就没有缘分和这样的女孩儿相识呢？缘分，缘分，有些人，有些看起来很顺眼的人，哪怕你们在大街上曾经擦肩而过，哪怕你们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一万年，听同一声鸟叫，看同一片云彩，淋同一场雨，躲同一场冰雹，只要没有缘分，你们就永远不能相识，到头来不是擦肩而过，就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

英峻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次相逢。她到底在哪儿呢？别急，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一个留神桃花运的人总会遇上桃花运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英峻，你他妈的真过分，揣着人家的‘红包’在这里闲庭信步。”邵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嬉皮笑脸地把手搭在英峻的肩上就往回

推，“这 300 块钱好烫手喔，高级记者也大眼瞪小眼了，大家叫我来问你找到感觉没有？”英峻这才知道，王老板给了每人 300 元钱。

“水晶鞋”里，记者们仍在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英峻把自己看到的店名告诉了大家，并专门介绍了“黑店”的由来：“我进那家咖啡店问了问，工商局批的店名其实是‘黑玫瑰’，店老板故意把‘黑’字写得很大，‘玫瑰’两个字根本就没写，而是画了很小很小的一朵玫瑰，招牌上就是‘黑’字加了一朵玫瑰。现在民间都管这家咖啡店叫‘黑店’。”

“真的呀，这老板好有创意哟。”徐援朝带来的新闻女主持竟然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唉——对了，这店名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型的商业文化，你还别说呢，这就是新闻点，标题都有了：《上海路商铺名称崇洋媚外、哗众取宠令人担忧》。”高级记者陈伟文还是有觉悟，他立刻也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王老板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也深有同感：“我觉得，商业宣传就是要想办法出奇制胜，但他这种奇法儿不健康。工商给你批啥名儿，你就老老实实叫啥名儿呗，‘黑店’确实招人眼，但没我这‘水晶鞋’纯洁、高雅。”

徐援朝这下来了情绪：“王老板，你刚才的这几句话变成同期声就点题了，咱们就这么做，以这些不文明的店名做切入点，批评不良的商业文化。你呢，起一个反衬作用，刚才说过的话，组织组织，再说一遍，把产品呀，店名呀，地址呀都给带出来，这不就达到了宣传目的了吗？而且，看过去这条新闻还像个样子，王老板，怎么样？”

王老板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挺好，挺好，各位果然都是新闻策划的高手。”

于是，报社的记者抱着好奇心都出去抄店名了，电视台记者则挨个儿对着王老板一通儿采访，王老板是明白人，他面对镜头，心领神会地侃侃而谈，把“水晶鞋”的店名外带产品自我吹捧了一番。

放下摄像机，记者连声夸奖王老板，口才好口才好。英峻乐了，难道过几天洪州所有报社、电视台都要发同样的新闻吗？邵年反问，不发一样的新闻又能怎么办？

英峻可就不信这个邪，他就想拍独家新闻，就算没有独家的内容，也得弄出个独家的角度。上大学时老师教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当个“好记者”，现在英峻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是“坏记者”。

最后轮到英峻他们采访王老板了，总不能把人家当成留声机，又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吧？在找到新角度之前，英峻只能故作镇静地和王老板继续闲聊：“王老板，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去卖玻璃工艺品的呢？”

王老板说，他在北方有个朋友卖玻璃工艺品发了财，他也就学着干，这里的货源都是那个朋友从北方运来的。英峻诧异地问道，玻璃是易碎品，为什么不从洪州本地进货呢？

王老板笑话他说：“这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工艺品，不能含有一点儿杂质，不能出现一个气泡。洪州呀，乃至春江省，都没一个厂生产得出来。”

这几句攀谈可不得了，英峻的采访顿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此诞生了！他按着自己的思路草草采访了王老板几句就要离开“水晶鞋”。

英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这回该轮到邵年喋喋不休地刨根问底了，英峻就以牙还牙，一直笑而不语，一言不发。

回到新闻部办公室，还不到 11 点。英峻立刻找来电话号码簿，

发现洪州只有三家玻璃制品厂，其中一家已经破产，另一家在远郊，而洪州玻璃一厂就在离春江电视台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真是“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记者跑新闻一般都跑那些兴旺发达的好企业，对一个近在咫尺的破败企业竟然闻所未闻。

这回，英峻和邵年叫了新闻部的采访车，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洪州玻璃一厂的大门。一进工厂，英峻他们就被厂区里堆积如山的啤酒瓶惊呆了：啤酒瓶一堆一堆整齐地码放着，占满了场院，每堆都是有两层楼那么高。工厂里一片寂静，远处的树荫下有几个工人正在打扑克。

英峻问工人，人呢？工人回答说，厂子停产，都下岗回家了。为什么停产啊？因为市场上的啤酒瓶太多了，生产了也卖不出去。那厂长呢？工人放下手中的扑克说，有人去打传呼了。

不一会儿，一辆伏尔加牌轿车喘着粗气开进了厂里。一猫腰，车上下来了一个胖子，旁边的人连忙喊着“裴厂长”。

邵年小声嘀咕着：“妈的，厂长姓什么不好，非得姓‘赔’！”

英峻手拿话筒，邵年肩扛摄像机，两个人不打招呼就开拍了。他们故意把裴厂长堵在成堆的啤酒瓶前进行采访，为的就是要取这个“触目惊心”的背景。

英峻居心叵测地举着话筒问道：“这么多啤酒瓶卖不出去，为什么不转产？我们在上海路就看到一家卖玻璃工艺品的小店，生意挺好……”

英峻一番花言巧语，硬是要把啤酒瓶和玻璃工艺品扯到一起，不明真相的厂长抱怨说：“玻璃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只要有钱搞技术改造，我们厂也能生产。”

“没钱搞技术改造，可以向银行贷款啊！”

一提到银行，厂长便怨气冲天：“银行是嫌贫爱富，企业越有钱，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嫌贫爱富的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什么是优呢？什么是劣呢？优和劣之间难道就不能转换吗？他们为什么就不愿帮我们一把？！”

现场采访，就好比公安局的现场突审，得先发制人，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不然，裴厂长是不会说真心话的。这不，裴厂长在情急之下，不就是满嘴跑火车，不仅把玻璃店和玻璃厂扯上了关系，还把银行也拽了进来。也好，题目是越做越大，那就顺势来个深度报道吧。

过了两天，《春江新闻》隆重推出了“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深度报道：《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春江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王欢歌正襟危坐，拉开了“玻璃新闻”的帷幕。

**主持人：**洪州玻璃一厂是我省玻璃制品行业的一家老企业，如今，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啤酒瓶因为卖不出去而堆积如山。而与此同时，在市场上，人们对各种玻璃器皿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到底是企业对市场变化视而不见，还是他们面对这种变化无计可施呢？请看报道。

**解说词：**记者昨天来到洪州玻璃一厂时，看到这里回收的玻璃瓶堆成了小山，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来，回收这些旧瓶子是为了回炉生产新的啤酒瓶，但是目前，洪州市的啤酒瓶供应量已经饱和，即使生产出来也一时无法销售出去，因此，企业只好停产。

(同期声)记者：“现在咱们玻璃一厂只生产这样的啤酒瓶吗？”

(同期声)厂长：“是的，我们现有的设备只能生产这样的啤

酒瓶。”

(同期声)记者：“玻璃制品也不仅仅局限于啤酒瓶，还有一些玻璃工艺品现在也很受消费者欢迎，有没有想过要调整产品结构呢？”

(同期声)厂长：“想过呀，你比如说上海路开了一家玻璃工艺品店，生意还不错，但卖的都是外地产品，我们去看了，受启发也想转产，也想生产这些东西呀。”

解说词：接着这位厂长的说法，我们在洪州市上海路商业街上找到了这家名叫“水晶鞋”的玻璃工艺品店。在这家店铺里，记者看到了上千个品种晶莹剔透的各式玻璃工艺品。

(同期声)记者：“您这些精美的玻璃工艺品货源是哪里来的呢？”

(同期声)玻璃店老板：“主要是北方的一些地方。”

(同期声)记者：“远途运输成本高，再加上这些还是易碎品，卖这些玻璃制品有钱赚吗？”

(同期声)玻璃店老板：“有有有，那太有了。”

解说词：玻璃店老板舍近求远找货源，并把店铺开到了洪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上，这说明新型的玻璃工艺品在我省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空间，可是，洪州玻璃一厂认识到了这点，为什么不加快技改步伐进行转产呢？

(同期声)厂长：“可是在技术改造资金方面，我们拿不出钱，银行也不支持！”

(同期声)记者：“银行为什么不支持呢？”

(同期声)厂长：“银行是嫌贫爱富。越好的企业，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

解说词：对于企业方面“嫌贫爱富”的抱怨，银行方面又是怎么解

释的呢？

(同期声)洪州市工商银行行长李锦华：“扶优限劣和嫌贫爱富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困难企业要发展，不能坐等银行的支持，企业首先自己要干起来，要有好项目、要有好市场、要有好班子……总之，银行贷不贷款，不在于企业的现状如何，关键在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企业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实际行动取得银行的信任，坐等贷款是等不来的。”

这是本台记者英峻、邵年报道的。

英峻的报道把玻璃店夹在企业和银行中间，别有用心地做成了一个“夹心汉堡”，让观众们在不经意间把它给吞了下去。高，实在是高。

同样，陈伟文也干得漂亮，《春江日报》发表了他的“记者观察”，题目是《上海路商铺店名：洋气、俗气、匪气十足》，在这篇“记者观察”的末尾，玻璃店王老板被请出来把“水晶鞋”的店名又自我表扬了一番。

这还不够，“记者观察”旁边还配发了陈伟文写的一篇短评。短评小中见大，义正词严，大壮了“记者观察”的声威，由不得你对陈伟文的采访动机产生任何怀疑。

### 经商也要讲政治

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超越了经营者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城市的名片。一些店名招牌映射出的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和痞子文化色彩，归根结底，乃是经营者思想意识低下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的商人必须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某些不良社会现象，在它处于萌芽状态时，从个体或局部很难看清其危害性，一旦泛滥开来，则贻害无穷。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这些因素时时刻刻会对我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店铺招牌不仅体现的是商人的文化素质，更是他政治素质的体现。“凯撒”、“圣得利”、“又一春药店”、“黑店”等洋气、俗气和匪气十足的招牌与文明经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理所当然要清除掉。

想想上大学时，英峻常常在《春江日报》上看到“本报评论员”陈伟文的名字，觉得他简直高不可攀。如今，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气味相投、沆瀣一气地走到一块儿来了，真是世事难料啊！

晚上回家，英峻翻开《春江日报》，一字一句地欣赏着自己歌颂白岩松的文章，想想人家白老师的高大形象，又想想自己围绕着一家玻璃店的所作所为，英峻真是感到沮丧：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 永远追求优秀

——记《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岩松

英 峻

不知从何时起，一方方熠熠生辉的荧屏在都市的喧闹和乡村的静谧中相继张开了眩目的窗口，它闪着灵气，透着朴实，映照着世间万象，撩拨着人们的情感，折射出电视时代的生活变革。站在这电视文化潮头的，无疑是伴随着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来到千家万户的《东方